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忠诚与奉献

□ 范 稳



《破晓》 周刚绘

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布台台中队副队长屈宝柱坐在我们面前时，略显拘谨。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中年汉子，穿一身迷彩战斗服，留着寸头，腰身笔挺，身板结实，脚上一双登山鞋泥浆斑斑，仿佛刚从井下上来。他个头虽然不高，但显得精悍结实，看上去就是一个训练有素、深怀绝技的老兵。实际上，转业军人屈宝柱眼下从事的职业，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

这是一个经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更是一个挽救生命于危难之中、创造生命奇迹的人。屈宝柱所供职的救护消防大队属于神东神东煤炭集团，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认可的一支国家级矿山救援队，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38家。过去每当有矿难发生时，我们总能在电视上看见那些身穿橘红色救援服、戴着头盔面罩、背着氧气瓶的矿山救护队员的身姿，他们义无反顾地深入到死亡地带，把生还的希望带给那些身处地狱边缘的人。每当他们从死神手里拯救出一条生命，便斩断了一条由眼泪淌成的哀伤之河，撑起了一个家庭头顶上晴朗的天空。这些和平时代的英雄，看上去和你我一样普通平凡，但他们却是最能掂量出生与死孰轻孰重的一群人。很多时候，别人的生命，比他们自己的更重要。

屈宝柱属于那种永不服输的汉子，救援工作的挑战性正契合了他要强的性格。他年轻时受过专业的柔道训练，2002年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后，入伍当兵，在内蒙古武警特勤支队服役。2005年退伍后，先是应聘在公安系统当擒拿教练，每月有不错的收入。到2006年，神东煤炭集团招工，有3个部门供他选择——环卫、城建和矿山救护，他挑选了最危险的岗位，当上了一名救护队员。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比较安全的岗位？是因为工资更高吗？他说不是，干救护队员收入并不高，但习惯了军事化的生活：住集体宿舍，准点吹号起床，出操点名，训练竞技，纪律严明；工作生活中，队员相互帮助依托，有着兄弟般的生死情谊。当救护队员，虽然不穿军装了，但就像还在部队上一样。他说，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喜欢能带来荣誉感的职业。

的确，走进神东救护消防大队的院子，就像到了部队营房。宿舍里的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整齐划一、井然有序。在不出警的日子里，他们不是在训练，就是在学习救护知识。队员们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汗水流在一起，友情也浇灌在一起。我当然更希望听到矿山救护队员们救

人于危难的故事，但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从屈宝柱嘴里说出来，就像讲述寻常工作一般平静、自然，没有多少夸耀，只有简洁清晰的叙述，连形容词也不多带一个。

2017年4月19日，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板定梁塔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神东救护消防大队接到命令后，用最短时间赶赴事故矿井。这次事故是因为井下放炮炸穿了地面的一个废弃的巨型蓄水池，大量的水涌入巷道，瞬间就把在井下作业的6名矿工堵在了巷道里。屈宝柱和他的战友们在本次救援行动中担负的是最为危险的搜救任务。地面参加救援的人们忙着铺设管道往外抽水，救护队员们则下井蹬着齐腰深的水，背着几十公斤的救援设备，在黑暗黢黑的巷道里摸索着前进。按照救援规范条例，水至膝盖处则不能进行搜救，但队员们心里想到的是和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赛跑。每拖延一分钟，受困矿工兄弟的生命就增加一分危险。他们几次下井，都被快要淹到巷道顶的水堵了回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地上的人们心急如焚。直到4月22日凌晨，经过大力排水，巷道里的水位明显下降，救援指挥部命令屈宝柱他们穿上水皮裤、救生衣，携带两只橡皮筏，在大队长助理杨三的带领下去下井搜救。屈宝柱告诉我，他们下去了9名队员，各司其职，有领队指挥、记录绘图员、气体检测员、创伤急救员、清障员、联络通讯员等。救援如同上战场，是生与死面对面的博弈，容不得半点闪失。屈宝柱作为副队长，必须走在最前面。越往巷道深处走，水就越深。这是在黑暗的地狱深处行走，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突发情况。也许黑暗中水突然会从什么地方涌来，也许会遭遇冒顶，也许空气会变得稀薄，或者有害气体弥漫过来。死神就在他们身边，但没人畏惧。在一处凹型地段，水深到几乎要没过他们头顶，按救援安全规程，他们完全有理由撤出，但他们想到的只是再往前搜救一步，希望也就多一点。队员们摸索着踩在巷道里的运输带上，手擎着巷道顶的电缆线，一步一步地向前搜救。屈宝柱说，因为巷道里水太深了，水皮裤已经起不到防水作用，水从脖子处漫进全身，加上身上背着氧气瓶等救援设备，负重更大，在水里行走了几百米，比跑几千米还消耗体力，每个人体能都到了极限。但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就出现在你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的那一瞬间，他们终于

能从事这份职业，早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死离别。矿山救护队员们的父母、妻子，哪个不为自己的儿子、丈夫担心呢？他们出勤时，从来不会告诉家人，完成任务回来，哪怕刚刚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面对家人的过问，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总是把所有的危险挡在自己宽阔结实的背后。也正因为此，他们对家人的爱，对生活的责任，与常人是不一样的理解和担当。我问屈宝柱，你妻子支持你的工作吗？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支持。过去我们经常吵架。我的办法是抽身离开，不与她吵。屈宝柱感到最对不起妻子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正在井下参加救援，妻子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因为有规定，电话是不能带到井下去的。待他升井出来，孩子已经出生了。妻子赌气的一句话“要你有啥用”，让屈宝柱许久无言以对。

我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他如何去弥补对妻子的亏欠，又如何去安抚家人那颗总是忐忑不安的心。屈宝柱说他过去从不会做饭，现在休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下厨房为妻子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尽量多陪陪父母和孩子。矿山救护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队员们15天一个轮班，在战备值班时，24小时都得待在救护队的集体宿舍里。屈宝柱每天晚上都跟家里通个电话报平安，如果没有电话打回去，那一定就是出勤救援去了。屈宝柱说过去爱人的电话还会追打过来，现在已经不打了，因为她知道打了也没用。一个妻子的沉默，也许就是对丈夫工作的最大支持吧。

自到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工作以来，屈宝柱已参加了大大小小1000多次救援行动。在地底深处的水里救人，在火里救人，在瓦斯里救人，在变形扭曲的肇事车辆里救人……那些被他施予援手的人，他都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索取什么回报。板定梁塔煤矿透水事故的救援被业界称为创造了“一个救援奇迹”，但屈宝柱和他的队员回来后还做了3个月检讨。因为他们违反了救援安全操作规则，在水还很深的时候冒死前进。可是要等水退到符合安全标准的情况才下井救援的话，至少要一个星期。他的大队长批评他道，你有没有想到万一你的小队出现伤亡，你怎样向队员们的家人交代？你出了什么事，我又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屈宝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知道，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会放弃，不会退缩。

屈宝柱是蒙古族，而且是蒙古族中的达尔扈特人。这个部落忠诚地为成吉思汗守陵近800年，现在大约还有2000人。“达尔扈特”是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屈宝柱说，我们的救护队员都有很强的荣誉感、责任感，都感到自己从事的是最为神圣的工作。

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场面上的套话，如果能将自己从事的职业上升到神圣的高度，那么他就一定会无比忠诚、勇于奉献、不惧牺牲。在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像屈宝柱这样的救护队员看上去那么纯粹谦逊、克勤恪守。在陌生人面前他们或许会腼腆，但在死亡面前，他们却毫无惧色。

所谓“担负神圣使命”，实际上就是这些人面对危险时，为了拯救他人的生命，勇敢地向前迈出了那一步。



《矿工》 韩生绘

在黄河口与芦花不期而遇

□ 林纾英



《芦花》 林纾英绘

我来的时候芦花还没有开，周遭密密匝匝全是芦苇。其间除了稀稀拉拉的几棵树，再难看到别的植物，天地间几乎全是芦苇铺陈的一色新绿。在这些芦苇间不规则地分布着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的水塘，仿佛嵌在芦苇丛中一颗颗的蓝宝石，又似很多只清澈的眼睛，在深情地凝望着头上这方天空。

自然万物有其自身的规律，湿地也在遵从着自己的法则。这里的一切无不呈现

着一种大咧咧的姿态，像水塘，像芦苇，以及湿地里那些常住民，比如野鸭、斑头雁、白鹤，还有高贵的天鹅们，它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各自据守着领地，悠然地生长繁衍。

芦苇正在疯长，绿得郁郁葱葱。在行走中，我意外见到十几支提前开放的芦花，它们于芦苇之上高高摇曳，使湿地在厚重中增添了一份灵动与妩媚。这些密密匝匝的芦苇在湿地里盘根错节，没有给它其它植物留下更多的生长空间。它们在这里的“统治者”，左右湿地四季的衰与荣。

湿地居民还有水上飞禽，还有兔子老鼠等小型食草动物，偶尔也可见狐狸出没。飞禽们相对其他动物来说，胆子要大一些。它们见惯了前来旅游的客人，无论人山人海，它们都坦然过着自己的生活。

最吸引我的是天鹅。它们集结在水的一端，通过相机长焦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节。有三五只天鹅在水中闲适地漫游，没有水上芭蕾，没有追逐，没有嬉戏与争斗。旁边是一群斑头雁很有秩序地列队在水中缓行。雁队外，约半米处有几只麻鸭，不知是雁队的追随者还是秩序的维护者，它们此时正与雁队

以相同的速度同向而游。一只美丽的斑头雁从浮桥下钻出来，或许是前方雁队的落伍者，它以极快的速度向雁队游去。因为它是离我最近的水禽，我冲它喊了一声，它停下来，回过头，我抓住时机快速按下了连拍快门。在电脑上查看照片时，我惊喜地发现，这只雁居然在看我，它的目光那么专注，甚至充满温情。

中午返回的时候，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在那十几支雪白一样洁白的芦花前再一次停了下来。天空很蓝，几缕淡淡的白云若有若无地在半空中漂浮。蓝天、白云、黄河在远处组成了一块阔大的色彩艳丽的幕布，将眼前这十几支窈窕的芦花衬映得更加迷人。

我曾尝试赋予我的思绪以色彩，但始终无法把人的灵魂与一种事物或颜色相对应。见了芦花，我发现，人的灵魂与芦花仿佛，若有若无地飘飞，有着芦花般的姿态与风致。

站在黄河入海口，嗅着黄河的气息，静静感受着海风，看蓝天白云流动，看芦花摇曳，看水世界鸟儿们自由徜徉，我感受着大自然在这里演绎的和谐与静美。

家人都外出了，我独自在家。临近中午，走进厨房，在天然气灶台上轻轻一拧开关，啪地一声，冒出了一簇蓝色的火苗。工夫不大，一餐饭做好了。

这灶上的火，叫烟火，虽然现在已没了烟。《庄子》里边那位姑射仙子吸风饮露，谓之不食人间烟火。这烟火就是指我们凡夫俗子点火做饭。饮食男女，吃饭是第一等大事。有人的地方叫人烟，繁衍后代叫烟火相续。

尽管不怎么下厨，但灶间的烟火与我人生的进程密切相关。

10岁以前我是在冀南平原一个叫湾子的村庄度过的。那时家里做饭用的主要燃料是柴火，即庄稼收获之后的秫秸、麦秸、棉花梗、玉米棒芯等，有时也用树枝、锯末、废木头，总之烧的是植物。秋收过后，大量的玉米秸秆斜靠在围墙上，层层叠叠。秫秸和墙之间的缝隙形成了一个暗道，是我们捉迷藏最好的藏身之处。锅灶和土炕连在一起，在房顶上方垒着烟囱。到了饭点，家家屋顶炊烟袅袅。

后来到县城上学，住在父亲单位的宿舍。屋子里用砖砌着一个方形的煤炉，平时将煤粉和成泥，填在灶膛封起来，只留一条火眼，到做饭的时候，用火钩捅开，火苗就升起来了。煤炉是做饭、取暖两用。为防止煤气中毒，炉子上方用轻薄的铁筒做成排气道从窗户伸出屋外，晚上睡觉时，将喇叭状的铁筒口罩在炉子上面。到了夏季，天气热了，就在屋子外面搭一个简易厨房，炉子盘在里边，有时热气从敞开的窗户透进来，屋子就变成了蒸笼。尽管做饭的条件有限，但免不了捡拾柴火之苦。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到邢台市一所高校任教，单位在筒子楼给我分配了一间房子。结婚生子，小日子由此开始。那时，灶火做饭、取暖的两用功能已分开，冬季取暖有暖气管道，灶火的燃料还是煤，但由煤粉、煤块变成蜂窝煤了。灶具是一只铁皮炉子，放在楼道里，家家如此。每到饭点，便敲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宿舍楼西面是一片空地，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经常在这里脱蜂窝煤，无论谁家的活儿都一起干。从煤场买回煤粉，加上适量的胶土，用水和成干湿度适当的煤泥，用托模杆几下就一个。大家边干边说说笑笑，时间不长，一大片蜂窝煤就铺成一地。到了饭点，召集大家在家里炒几个菜，喝上几杯，真是其乐融融。

10年之后，我住上了单位集资兴建的单元房，再做饭时，灶火由烧蜂窝煤变成烧液化气了。拧开液化气罐阀门，脉冲点火，嘭一下，火苗蹿出来，火力大小可自由调节，急火文火悉听尊便，一罐大约能烧一个月，人间烟火终于不再有烟。这一年正是我的而立之年，事业上培根筑基站稳了脚跟。那时，晚上整座大楼最后熄灭的灯一定是我的房间。我不断给自己补充“燃气”，让青春的火焰烧得更旺一些。

1998年初春，我调到省城报社工作，3年后妻子与我在石家庄团聚。我在河畔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新居，开启了省城市民新生活。“人间烟火”也由液化气升级为天然气，管道入户，安全环保，无烟无尘，不用再操心气何时用完，不用再跑出去购买。从此，我为灶间拾柴火、捡煤核、脱煤球、驮液化气罐的劳动史就此终结。

柴火一燃煤一液化气一天然气，这4种烟火方式，恰好印证了我从村庄到县城、从地级市到省城的4段人生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节节高。

那一簇簇或红色或蓝色的烟火，是人间最亲切最温暖的光亮，它抚慰了我的肚腹，映照了我的前行之路。



《灶台》 马百齐绘

那一簇温暖的烟火

□ 刘江滨

我与新中国征文 ⑫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3篇作品。范稳《忠诚与奉献》把目光聚焦于我们知之甚少的一个英雄群体——矿山救援队。神东救护消防大队布台台中队副队长屈宝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不惧牺牲、以救人为神圣使命的精神让人读后久久难以平静。刘江滨《那一簇温暖的烟火》从自家烟火的变迁中，看到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生活的蒸蒸日上，让我们感受到好日子的实实在在。林纾英《在黄河口与芦花不期而遇》写黄河口湿地生命的精灵，在摇曳的芦花中，作者发现，人的灵魂也有着与它相似的姿彩与风致。

——编者